

洋溢着喜庆和吉祥的春节,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难以磨灭的符号,它不仅是365天中最新鲜最特殊的一天,也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告别和对新一年的祈愿。

春节的脚步一日临近,不由想起儿时的新年。记忆中似乎天天都在翘首等待过年。因为只有过年,家里在吃穿用度上才会上升到最高质量,孩子们也会收到压岁钱,那可是一年的零花钱。从腊月二十三“祭灶”开始,也叫“过小年”,大人们开始张罗筹备吃穿的东西和大扫除。房前屋后,杳见拐角都要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木格窗户要重新糊上白纸,玻璃窗户则要擦洗得能照出人影。母亲是家里总指挥,也是最忙的人。早在腊月里她就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最时兴的千层底布鞋,一直压在箱底。然后就磨面、碾米、砸辣椒面,去集市买蔬菜和瓜子糖果等年货,给家里大小置办新衣。擅长女红的母亲得空还要给街坊邻居剪窗花、蒸花糕。父亲则要忙着把家里里外外修补好,把墙重新粉刷白。村里有杀猪宰羊的人家,免不了也要去搭把手。孩子们被大人吆喝着屁颠屁颠干些力所能及的事,比如捡柴火、扫地、贴窗花、挂年画等。

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关中人蒸馒头时间。家家户户都要蒸上好吃的包子,要吃到正月十五以后,因为“正月十五以后不动面”的习俗。我们家一直都是二十九蒸包子,三十包饺子。清晨五点,父亲就起床准备包子馅和饺子馅。从我记事起,只要家里吃包子和饺子,馅肯定是父亲调制。我们称之为“闫氏秘制”,味道绝对杠杠滴,无人替代。调制好馅料,父亲开始在大铁锅里烧水,为炖肉做准备。他把烧热的泔青一点点浇灌在猪头上,等冷却后逐个揭掉,猪头上的毛很快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接着他和母亲一起杀鸡,清洗猪下水,我们三个孩子则围着跑来跑去,不停打问什么时候能好。本家有人宰了猪,派小孩给我们端来一盆蒸熟的猪血和一个猪尿泡。这下可把我们乐坏了。不等母亲调好蘸料汁子,你抓一块我抓一块大块朵颐起来,然后争抢着玩那个猪尿泡。厨房里不时传来叮叮当当响声,灶膛里的火也噼里啪啦,不一会我们的小院就升腾起袅袅香气。那是自家养的大公鸡炖熟后散发出的诱人的香,是猪头肉、肥肠和猪脚煨出来的浓汤香,是各种形状的肉包、素包蒸腾出来的香……

大年三十晚饭前,家家户户必须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,贴好春联及门神、窗花等,大门及堂屋、卧室、灶房、牲畜圈等处也要贴相应的对联。一切准备就绪,便开始点蜡烛、烧香、燃放爆竹,祭祀先祖。之后,全家人大共聚一桌吃“团圆饭”。除夕夜的主要活动就是包饺子、看春晚。晚上,各家灯火通明,炉火熊熊,老少几乎彻夜不眠,坐在火炕“守岁”,俗称“坐年根”。待到子时,万家鞭炮齐鸣,意为“接天星”“迎财神”,有的还摆上香案,行跪拜之礼。然后,便是晚辈为长辈们磕头拜

过年,是在过什么

闫群

年,长辈们也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给孩子。本家户也开始相互奔走拜年,通宵达旦,直到初一早上。

正月初一,天刚蒙蒙亮,父亲便在屋外燃起了鞭炮,所谓的“开门红”,意味着当年开门大吉。放完炮仗母亲开始煮水饺,父亲祭拜先祖。反正每年不等天亮父亲都会大呼小叫地喊我们起床吃饺子,美其名曰“人勤春早”,还说起得最早的人另有红包奖励。按习俗这一天是不扫地的,三十晚上和初一早晨的放炮纸屑、瓜果皮屑都是要到初二早晨才能打扫。吃完饺子父亲早就去村大队召集人马,准备敲锣打鼓给军属拜年。他是领队者,也是敲鼓人,村里那个大鼓非他莫属。

初一到初十之间,一般是亲戚间相互拜年。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,轰轰烈烈的年也就算过完了。因为有了年,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;因为有了亲人团聚,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。自从父母随我们搬进城里居住,就再也没回乡下过年,年的味道也就寡淡了许多。如今父亲离开我们三年了,每年除夕前,我随弟弟驱车回老家墓园请父亲和我们一起回长安过年,回望着我们村子禁不住泪水涟涟。记忆的风,是一滴晶莹剔透如蝉翼的泪,轻轻一碰,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。我怀念新旧交替时刻,老屋外面漫天星光,屋内灯火通明,杆杆红烛像红娘一样,喜滋滋地把我家每一个角落都照亮的情景;怀念过年时老屋院落里飘香的包子和大铁锅里煨炖的肉香;怀念父亲敲着大鼓走街串巷威风凛凛的样子;怀念正月里我们唱着歌谣,提着母亲手糊的灯笼和小伙伴互相攀比谁的压岁钱多的时光……

这样的年,如今一去不复返了。记得2020年春节将至时,京东金融APP用一部微电影《年年和有余》将一个关乎积累、坚持和爱的暖心故事娓娓道来。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拥有一头小卷发的小学生年年,为了赶上理发店染染拉直的优惠活动而努力攒钱的故事。故事中年年虽来自“自来卷”家族,但是年年却厌恶自己那一头小卷发,于是年年竭尽自己所能开始攒钱。在历经各种小波瀾之后,年年终于靠不断的积累,在除夕夜攒够了钱。在年年迎着烟火,奔逸即将打烊的理发店后,当所有人都认为年年攒钱是为了打理自己的卷发时,殊不知年年攒钱是为了给一条自己收养的小狗烫成小卷发,让它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员。这一结尾既在意料之外,又在情理之中。看完短片,相信它带给我们的不止暖心,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:简单幸福,点滴累积。

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,每年又是新的一年,无论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,都要在新年来临那一刻跟过往挥挥手。过年,不仅是过“坎”,更多的是希冀。日日新,月月新,珍惜每一个当下,便是新年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。因为“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:等待和希望。”

翻不过去,就缓口气,放慢脚步做减法,不跟风,不看别人脸色,不再心急火燎、行色匆匆,按自己的节奏过日子,把写到玩变成玩着写。玩高兴了,就有精神,写起来才亮笔生辉。上班骑自行车,下班帮厨洗碗,陪老伴到海边散步,劳动是最好的养生,心情好才是最有用的长寿基因,手脚灵便了,脱壳灵醒了,敲击键盘就会得心应手、下笔有神。

上海面积不算大,却被誉为“大上海”,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形成和丰富的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”城市精神和“开放、创新、包容”城市品格。在上海生活写作的第三个年头,感觉到自己的视野和境界有了些许开化,老态在放缓,蹒跚在推迟,笔力在增强,不求长,不凑数,力争写少、写深、写好。

到了我这个年岁,景区只收半票,个别地方全免,不愿老也老了。思维僵化,反应迟钝,就多听少说。起身难动,行动笨拙,一步还不过多走两步。老了,就得服老,只有心服口服才是好老头,交不上的朋友不交,够不着的东西不够,不争饿肚子气,不弯弯不下的腰。人活得起,一是大认真,二是不服输。一个上了年纪的人,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他就不会显得多余,也许还会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微小的光亮。

老人就是森林里的树,除了寂寥就是沉默,不愿意理睬或者喜欢被需要,可以让秋风多扫几遍落叶,叫鸟儿在上面多唱几声高歌,只当落叶和鸟鸣就是另一种抒情文字呢。

故乡的春节

吴有臣

亲们就敲着锣,打着鼓,唱起花鼓,兴致高涨的还要扭一段秧歌唱花鼓!他们忘记了年龄,忘记了疲劳,那欢快的场面在摆摆手臂扭扭腰肢中,引吭高歌忘情欢乐热血沸腾!

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。他们年夜饭吃完,就赶紧换上新衣,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子头的广场,在一起讨论今夜将是怎么样玩法。他们个个兜里装着鞭炮,提着灯笼,在广场上尽情地蹦啊、跳啊,蹦蹦跳跳之后,就一字儿排开,年龄最大的在前面引路,其他伙伴儿就像尾巴一样紧紧跟在后面,挨家挨户地串门儿,每走到一家门口,就会从兜里掏出一小串鞭炮噼里啪啦地燃放一通,再说几句吉祥的话语,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看到主人穿上新衣,就将鞭炮喷出的焰火对准主人屁股,把新穿的衣服给烧几个芝麻小洞。主人见状也不愠不恼,笑呵呵地说句“火烧财门开,财源滚滚进来”,就招呼他们进屋烤火,好吃的给取,好喝的给拿,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亲热。

新年的钟声敲响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家家在“出行”呢!所谓的出行,就是人们在为新的一年祈福纳瑞,为新的一年搏个好兆头。他们用鞭炮开道,火药驱邪,图的就是不管干什么都很顺当。出行是有讲究的,得事先在老皇历上查看哪个方向大利,就把缠满鞭炮的竹竿指向哪里,双手举起,一步一步朝前走。燃放鞭炮的时候,大门的灯笼高高挂起,一家人梳洗干净,穿戴整齐,齐刷刷地站在门口迎新年,等到鞭炮燃放完毕才能欢欢喜喜。一家燃放,另一家就赶紧接着鸣炮。就这样,一直等到太阳升起一人多高还不停歇,空气里到处弥散着浓浓的火药味儿。

记忆中,故乡的年味除了热闹,更重要的还有许多忌讳。譬如三十晚上的火,十五晚上的灯。之所以过罢小年男人们就上山打柴,主要就是为了三十晚上的炉火,谁家炉火大、炉火旺,就预示着来年兴旺发达。烤火时还有诸多计较,譬如不能用火钳去捣乱,如果一捣火,家里预示破财、争嘴。记得有年三十晚上,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烤火聊天,姐姐无意把火戳了一下,哥哥就给嚷嚷上来了,就这样你一言,我一语,大家不约而同地说,看来三十晚上真的不能捣火啊!

如今,离开故乡蜗居城里,年味成为一种难以释怀的乡愁。每到过年,就回忆起故乡的年味,回忆那一个院子人一块热热闹闹地喝酒聊天,回忆儿时提着灯笼到处乱窜,更忆起那震耳欲聋的炮声,以及刺鼻的火药味儿……这一切是多么的亲又遥远!现在才明白,那些看似烦琐多余的忌讳,其实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,对高质量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啊!

往事并不如烟

麻糖香甜

甘薯熬过之后制成的一种很脆很甜很香的糖,就是麻糖,儿时最甜的年味,时至今日也可以在一些商场中找到,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,那或许不是什么令人欣喜的甜食,但在儿时却拥有着相当大的诱惑力。

制作麻糖的工序颇复杂,首先是要买上好的苕糖加热融化,然后将剥好皮的花生、瓜子、核桃仁还有熟的白芝麻捣成小粒,加进糖中搅拌均匀,冷却到可以揉动的时候,再把拌好的糖倒到案板上搓成柱型的均匀长条,然后用刀切片就算制作完成。由于工序复杂,众人齐上阵,美女抱成团。馋嘴的小孩等不及糖冷却,就想想方设法地偷嘴。因为有着苕糖的诱惑,经常跑前跑后地帮倒忙,一会儿塞一把芝麻,一会儿又捏一块生糖,乐颠颠的讨人厌,自己倒是自得其乐,觉得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地制作美食,忙到深夜也没人催你睡觉,真是幸福的等待。

糖做好了,第一个尝鲜的当然是我,当外婆把一块刚刚做好的麻糖眯咪地塞进我嘴里的时候,新年的热闹似乎从已经一股沁入肺腑的香甜开始,从我舔着指头的麻糖开启过年的序曲。

伴随着零星的鞭炮声,小姑娘,穿花衣。对着镜子好欢喜,妈妈缝衣好辛苦,我穿花衣要爱惜。

春节送福

任雪姣

自撰对联

春联是每家每户过年的标配,红红的春联映照喜庆。集市上太大众化,爷爷总是买红纸,裁成长长的条幅,然后请山城书法家书写。棋友李爷爷自然是最佳人选。只见他饱蘸浓墨,点墨下笔,顺锋上下,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看他写字是一种享受,我的心也顺着笔势上下起伏着,总担心那墨汁写偏了写错了怎么办?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,李爷爷的春联遒劲有骨,字字珠玑,笔笔含情。

最让我佩服的是,那春联是李爷自拟的,觉得他的学问真是博大精深,形象顷刻间更高大起来。一想到博古文是那么困难的事,他居然还能自撰对联,似乎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天天跟爷爷对弈,种出小石榴送我喂我的慈善老头,那种小有学问,不再是“天对地,雨对风,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,赤日对苍穹。”而是“牛聚成云天降玉,虎来踏露地生金;牛嚼喜气臻洪福,虎显神通颂华年;牛裹银装如玉洁,虎生火眼识真金;牛毫扎笔描春色,龙腾云振国威”,他书写的一副副春联就如梅花绽放枝头,为我们家家户户增添无穷无尽的喜庆色彩,成为年味色彩鲜艳不可缺少的主打节目之一。

腊肉飘香

腊肉连接着亲情,一块烧好的红腊肉,是秦巴山乡亲戚间馈赠的最珍贵礼物。外婆的家里每年都有大量的腊肉,来自我在深山里的舅爷和姨婆们。

进了腊月,乡下淳朴的姨婆和舅爷

追忆年味

邹婷

微风,悠然划过窗台,倚靠在窗榻上休憩。眼前,忽然一亮,没注意什么时候小区大门口挂上了红红的灯笼。蓦然惊觉,要过年了。

久居闹市,早已习惯了每日的按部就班。年关已近,却总在怀疑是不是真的要过年了。总感觉,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,只有在路上看见那些红红的福字、红红的对联,红红的灯笼,才不得不相信,年真的来了。

其实,内心还是怀念小时候的年味。虽然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,但那时候的年,却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去回忆,去眷恋。小时候,年味蜿蜒着儿时的快乐与童真。一进腊月门,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气与忙碌萦绕在耳边身畔。一场雪后,大片大片的阳光照耀在屋檐上,空气里到处洋溢着一种叫作吉祥的气氛。

街道两旁,红红的灯笼,红红的春联,红红的福字,开始陆续走进千家万户,就除除夕那天,用来装饰来年那个火红的希望。每当这时,父亲和母亲都会开始忙碌各自的分工,开始打扫屋子一年的灰尘。现在回想儿时时的年味,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我知道,那里面不仅有劳动的艰辛,更有一份对来年的敬重与憧憬。

记得儿时,那时,每每一放寒假,我便和一群伙伴们聚在一起,扳着手指数切的期待年的到来,盼年的喜悦和幸福

文史春秋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康

谭波才 何媛媛

五块上铸男性乐师5人。此五人一律胡服,敞胸坦腹,盘腿坐在舞毯之上,或吹、或打击,形态各异,与敦煌莫高窟壁画《佛国世界》中220窟北壁《东方药师净土变》中的“胡旋舞”图相似,除手位不同外,其衣著、造型、舞姿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
安康此时期的墓葬“既受到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南朝因素的影响,又受到鄂北豫南地区南北并存的文化风格的影响”,出现“南墓北俑”现象。但陶俑“从总体造型风格来说,与中原华北北朝陶俑更为接近,而明显区别于关中北朝陶俑,如着裤褶服、戴小帽、披两裆甲、穿窄袖短衣等特征多见于北朝墓葬中,但细部表现又有一定差别;另外还有一些不同于中原和关中的风格,如与豫南鄂北的邓县和襄阳所出非常接近的陶俑和陶器,如尖顶小冠俑、尖顶宽檐帽陶俑、陶角形器、二足支座等。但尖嘴垂耳、长锯齿状背毛的镇墓兽却是完全的本地风格。”

五、道佛共进
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,也是思想、文化、宗教大变革时期,

便带着自己的孩子走亲戚,刘姥姥进大观园。此时亲戚们走动很勤,他们来时总带着自家喂养的土猪腊肉,烘的最好的猪蹄、腔子和礼吊。只见亲戚们围坐在旺旺的火盆边,拉着手家长里短的喜悦人新事,虽然都是山里的新近故事,谁家孩子外出打工发大财啦,谁家孩子挣大钱又回家乡反哺社会,隔壁的小伙子郑元远开洗脚连锁店,成当地致富产业,路在脚下,红遍大江南北。

亲戚们把“汪汪的年”瘦了,外婆便开始整理那些腊肉,瘦的炒干菜,有的做蒸碗,猪蹄照例是要来炖汤。泡制腊肉是件挺辛苦之事,因为经过了烘烤和风吹,有很硬的皮,需要把火钳烧红后去炭那皮,直到皮黄发黑,然后再放进凉水中浸泡一夜。等到上面的一层发胀后用小刀把它细细刮下,再用刷子刷一遍才算完成,吃的时候切下来一炒就可以了。我从小就喜欢吃腊肉,虽然知道新鲜的肉要比腊肉的健康有营养,但依然不能释怀干熏的香味,珍惜那些来自亲情背后的关爱和情谊。

人的一生总有一些美好的回忆,这些腊肉对于我们来说,就是亲情和人情无比珍贵的体验。那样旺盛的炉火、烦琐的寒暄,甚至那一大屋子人的热闹,奏响了新年团聚的大合唱。

如今物质丰富的新时代,人们天天都在过年,年味似乎平淡了许多。这就让人对年味都有自己诸多独特的记忆,而麻糖、对联、腊肉和亲人便是美好的回忆,包含着我对团圆的深刻理解和年复一年守望的幸福。我想,新时代的年味应该赋予更新、更广、更高雅的内涵,就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、礼仪、亲情的有机结合,是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得益彰,让源远流长的年味与时俱进。

着飘香的回忆溢满心间。一切似乎很久远了,再没有曾经的期盼与渴望,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早已失去了对年的热情,只留下一份对逝去年月的感怀和深深的眷恋。如今,年是一张紧握在手里的车票,无论天南地北,雪雨风霜,回家过年成了每个人迫不及待的心愿;年是手里的大包小箱,挤满车后备箱里的小超市;年是电话里亲朋好友一条一条的新春祝福短信;年是母亲的期盼,孩子的渴望,亲人的团聚!岁月改变了容颜,却永远改变不了人们对亲情的渴望,改变了年这个传统节日在每个人心中的根深蒂固!

眼看又是一年春节至,大街上人潮涌动,商场超市里拥挤不堪,各种商品都成了节日的畅销货。人来车往的说笑声,孩子们三俩成群的嬉闹声,以及道路上拥堵的鸣笛声,无不提醒着年走近的脚步。红红的灯笼,吉祥如意的对联,各式各样的年画,处处洋溢着新年到来的喜庆。越是如此,越是感触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让我们在岁月的回声中静静的守望;让我们在静静的守望中,默默的祈福;让我们在默默的祝福中感受着年的温暖;让我们在逝去的牛年的终点,点亮虎年新的希望,踏上新的征程;让我们在浓郁的年味中,看江山如画,听岁月如歌,品人间真情!

在此时期,道教、佛教均在安康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,涌现出了一批道教大师和高僧大德。

东晋时期,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高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,其“丹之得仙者”的思想在安康广为盛行。《直隶商州志》记载:葛洪“好神仙导养之法,乃入商山修炼,已而入罗浮山。”清代安康大儒董詒在《读志胜说》写道:“旬阳仙河,源出商山,为汉长利水,葛稚川先生所游历之地,是曰白水。”1987年,在汉滨区张滩镇奠安村一座有东晋义熙十二年(416)纪年的墓中,出土带有羽人、玄武图案画像砖。其中羽人画像砖,砖正面模印人首鸟身之羽人,羽人振翅翱翔,身下是起伏的山峦。到南北朝时期,出现了从多神龟鹤地、神灵传说和隐士宗师。

佛教至迟晋代已传入安康。到南北朝时期,佛教持续高涨,出现了宝志禅师等高僧大德。《高僧传》记载:“齐建元中,稍见异迹,数日不食,亦无饥饿。与入言,始苦难晓,后皆效验。时或赋诗,言如谶记。京士士庶,皆敬事之。”